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胡雪巖外傳 第三回 入芝園初仰丰儀 做工程嚴除弊竇

卻說魏實甫跟著那管家進去，轉入廳後。見迎面居中朝南一個極大牆門，兩邊備甕，均有小小的兩座石庫便門。西面又是一座大牆門，望去裡面是一帶迴廊甬道。東面是一座月洞門，上面榜著「芝園」二字。那管家便從這門進去。魏實甫跟入看時，見進門一道抄手游廊，迎面有一座短短的花牆擋著。向花牆角上轉出，接一座短短的石橋，裝著碧瓦欄杆，兩邊撲著兩株梅樹。過橋便是一座白石露台，上面是一所三開間的四面樓閣，兩邊縫牆都是太湖石砌成冰紋的。再回頭一看，突見一座高樓飛出雲際。原來對面是一座怪石的大假山子，可有五丈多高，再蓋上一座三層的高樓，所以突目。

待再看時，那管家已向那露台東面繞去。見是接著兩帶游廊相夾，中間露一線天井，種一株大洋楓樹。正是新秋天氣，那葉紅的十分可愛，遮映著一口六角雕欄的石井。一面一帶曲曲的花牆。那牆洞內及牆上滴水簷，都嵌著彩磁極工細的人物花卉，開著一座長八角式的洞門。入門，只見修竹數竿，綠蔭滿院。一所朝南的三楹精舍，窗戶都是黃楊紫檀坯子的，雕琢極工極細，嵌著五色玻璃，而多藍色。覺得彷彿置身在瀟湘館中了。那管家只向院門口站住道：「尹老爺客來！」聽裡面接應了一聲，出來一個垂髫小廝，卻是尹兒。便向魏實甫道聲：

「請。」實甫才踏進門去。那管家歸自去了。實甫進得門來，也不暇四顧，但覺靜悄悄的沒些人聲。及走入中間，才見尹芝從左首房內笑迎出來。見實甫居然公服，因笑道：「怎麼要這樣裝束來？雪翁先生聽說你是著大衣來的，他懶於去換，便服又不便相陪，所以請你在此小坐，更了衣再請過去講。」實甫剛進門沒開一言，便被尹芝說了這一番話，不禁自覺汗顏，早把臉兒漲紅了，急道：「那我沒帶便衣怎麼處呢？」尹芝笑道：「不妨，且坐下了。我有著，給你換去。」

因命尹兒去房內取出一套羅衣，給他換上。

實甫坐下，尹兒送上茶來。然後各道契闊。寒暄了一會，實甫才覺臉色定了。尹芝方說到正文道：「兄弟此番來，是承雪翁先生謬囑。因這園裡那座假山疊的太老實些，沒有丘壑，那大池又貯不滿水，意欲將此園重新拆造。我意思也不須全行拆造。不說別的，便這些花牆、石礎、階砌，做的時候都是千牢萬固，用梟漿打住的，拆下來包管壞了沒用。不過這山卻是沒一點空靈奇氣。我因此向飛來峰小住多日，把那山前的丘壑縮緊，已繪成一圖在此，意欲請你代勞，監造起來。我試把圖你看怎麼？」說著，便自走進房去，從文具內抽出一幅素絹畫的卷子來。

魏實甫接來看時，果然是一片好山，奇狀百出。注著畝弓地位，洞窟高低，大小尺寸，竟把一線天、百獅洞諸勝都收入裡面。不禁頓足稱賞，因道：「別的不去問他，這假山石子須得形狀奇突的方可用得，不知道可有的預備下沒有？」尹芝道：

「這個盡多著呢！府後門街牛羊司巷那所大空園子堆著不少，任你選用便了。尚有前月新辦到的鬆皮石筍八十一株。還沒有用著，你也替他佈置種去便了。」魏實甫點首，因道：「我且和你把這園子大勢看看明白去，回來大先生問時好回話。」尹芝道：

「這倒不妨，也不是朝夕可成的事。明日你住在這裡了，怕不好仔細看去。」剛說著，聽有人在門口報導：「大老爺來了。」魏實甫忙忙低問：「是誰？」尹芝低聲道：「便是雪岩。」

實甫便心裡動了兩下，跟著尹芝站起來等候。

從窗外游廊上踱進一個胡雪岩來，果然好一副模樣。身體肥胖，面貌堂皇，兩道濃眉，一張方臉。只下頷略形尖些，卻有一部好鬚鬚蓋住，越覺方福。雙目灼灼有光，精神頗足。那身上衣服，倒也並不華麗。身後面跟著一個俊俏可愛眉目如畫的小丫頭，一手提著一支煙袋，一手執一柄輕羅小扇，款步跟隨進來。

兩人迎上去接著，雪岩便滿面笑容道：「說魏先生來了？」

隨即一眼射到實甫身上，道：「這位可是的？」實甫忙退一步道：「不敢。尚未拜見，請上面見禮。」說著便待側身拜下，被雪岩一手攔住，才各罷了。三人分賓主先後坐定，早有兩個小廝捧著兩個茶盤至極外面伺候多時，此刻使送上茶來，分頭擺下，便垂手退了出去。那小丫頭卻早自婷婷裊裊的站在雪岩身旁，將那小扇兒輕輕的替他扇著。那一雙俏眼，卻似含情凝睇的，頗不自勝。

實甫方看得出神，只聽雪岩向自己問道：「尹先生畫的那張山圖，想必賞鑒過了。如今要照此建造起來，可要多少日腳方能成就？」魏實甫道：「只要工匠手多，應用石料俱備，至多五十天可以告竣了。」雪岩點首，因道：「照此日限，須得多少工匠動手？」魏實甫道：「但有一百二十人足矣。先以十人一圈，搗和梟漿五日，儘夠敷用，隨後即分四十人搬運石料。」

此山照圖計有洞壑四處，宜先延聘清客胸有丘壑者四人，分監一處。每一處派工匠二十名，大約五日可成一洞。合力計之，二十日四洞俱成。預備十日假期，以備改作，其不須改作者，放假十天，餘十天以便結頂。但此山形勢既高，不無死傷人匠，當結頂之日，運石已完，即以運石之四十人並入工作，庶不致延宕日期。」

尹芝道：「工匠既多，不無有學徒下手混入，恐百二十人中只六十人可以用呢。」魏實甫道：「要杜這個弊端，也極容易。其匠作工資定例，一概不許先支後領，每日於日晡後散工之際，當場給發工資。於園門口置八尺高凳一張，每散一班十二人，將十二人工資排列凳上，命各自取，不得輾轉遞手。那年輕學徒勢必無此長手，凡取不到者即作罷論。」尹芝不禁大笑起來道：「好便是好法，但是有種上手身矮的，可不冤苦？」

實甫道：「只（這）也是屏棄劣材之一法。凡人身矮及手足短縮，必無力；石作無力，便無所用處，自然該斥退的了。伊一次取不到工資，下次勢必不斥自退了。」雪岩一面吸著煙，一面聽著，到此不禁呵呵大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果然胸有丘壑，名不虛傳。明日便傳總管進來，應用什物作料及工匠人等，可請代為吩咐下去，以便早日開工。」魏實甫應諾。

其時已是薄暮，早有三四個家人，各捧著一具大長木盤，中間擺滿了各色洋燈心子，已點齊了火。四五個小廝都手提著綠油小老虎凳，向凡有簷燈之處一齊分頭擺下，站將上去，向盤裡取了燈擱上。一霎時，早把滿個園子高低內外都點得如星橋火樹一般。三人再談一會子，便有三個小廝掌著羊角風燈進來，回說席擺在大花廳上，請定席去。於是雪岩便讓兩人同行，命小丫頭添掌一燈照著，一齊至大花廳上小飲。因此一番，有分教：